資治通鑑/卷227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二百二十六 ◄

資治通鑑
卷二百二十七 唐紀四十三

► 卷二百二十八

起重光作噩六月，盡玄黓閹茂，凡一年有奇。

資治通鑑 第227卷

【唐紀四十三】 起重光作噩六月，盡玄黓閹茂，凡一年有奇。

德宗神武聖文皇帝二建中二年（辛酉，公元七八一年）

六月，庚寅，以浙江東、西觀察使、蘇州刺史韓滉為潤州刺史、浙江東、西節度使，名其軍曰鎮海。

張著至襄陽，梁崇義益懼，陳兵而見之。藺杲得詔不敢發，馳見崇義，請命。崇義對著號泣，竟不受詔。著覆命。癸巳，進李希烈爵南平郡王，加漢南、漢北兵馬招討使，督諸道兵討之。楊炎諫曰：「希烈為董秦養子，親任無比，卒逐秦而奪其位。為人狼戾無親，無功猶屈強不法，使平崇義，何以制之！」上不聽。炎固爭之，上益不平。荊南牙門將吳少誠以取梁崇義之策干李希烈，希烈以少誠為前鋒。少誠，幽州潞人也。

時內自關中，西暨蜀、漢，南盡江、淮、閩、越，北至太原，所在出兵，而李正己遣兵扼徐州甬橋、渦口，梁崇義阻兵襄陽，運路皆絕，人心震恐。江、淮進奉船千餘艘，泊渦口不敢進。上以和州刺史張萬福為濠州刺史。萬福馳至渦口，立馬岸上，發進奉船，

淄青將士停岸睥睨不敢動。辛丑，汾陽忠武王郭子儀薨。子儀為上將，擁強兵，程元振、魚朝恩讒謗百端；詔書一紙徵之，無不即日就道，由是讒謗不行。嘗遣使至田承嗣所，承嗣西望拜之曰：「此膝不屈於人若干年矣！」李靈曜據汴州作亂，公私物過汴者皆留之，惟子儀物不敢近，遣兵衛送出境。校中書令考凡二十四，月入俸錢二萬緡，私產不在焉；府庫珍貨山積。家人三千人，八子、七婿皆為朝廷顯官；諸孫數十人，每問安，不能盡辯，頷之而已。僕固懷恩、李懷光、渾瑊輩皆出麾下，雖貴為王公，常頤指役使，趨走於前，家人亦以僕隸視之。天下以其身為安危者殆三十年，功蓋天下而主不疑，位極人臣而眾不疾，窮奢極欲而人不非之，年八十五而終。其將佐至大官、為名臣者甚眾。

壬子，以懷、鄭、河陽節度副使李芃為河陽、懷州節度使，割東畿五縣隸焉。

北庭、安西自吐蕃陷河、隴，隔絕不通，伊西、北庭節度使李元忠、四鎮留後郭昕帥將士閉境拒守，數遣使奉表，皆不達，聲問絕者十餘年。至是，遣使間道歷諸胡自回紇中來，上嘉之。秋，七月，戊午朔，加元忠北庭大都護，賜爵寧塞郡王；以昕為安西大都護、四鎮節度使，賜爵武威郡王；將士皆遷七資。元忠姓名，朝廷所賜也，本姓曹，名令忠；昕，子儀弟之子也。

李希烈以久雨未進軍，上怪之，盧杞密言於上曰：「希烈遷延，以楊炎故也。陛下何愛炎一日之名而墮大功？不若暫免炎相以悅之。事平復用，無傷也。」上以為然。庚申，以炎為左僕射，罷政事。以前永平節度使張鎰為中書侍郎、同平章事。鎰，齊丘之子也。以朔方節度使崔寧為右僕射。

丙子，贈故伊州刺史袁光庭工部尚書。光庭天寶末為伊州刺史，吐蕃陷河、隴，光庭堅守累年，吐蕃百方誘之，不下。糧竭兵盡，城且陷，光庭先殺妻子，然後自焚。郭昕使至，朝廷始知之，故贈官。

辛巳，以邠寧節度使李懷光兼朔方節度使。

癸未，河東節度使馬燧，昭義節度使李抱真，神策先鋒都知兵馬使李晟，大破田悅於臨洺。時悅攻臨洺，累月不拔，城中食且盡，府庫竭，士卒多死傷。張伾飾其愛女，使出拜將士曰：「諸群守戰甚苦，伾家無它物，請鬻此女為將士一日之費。」眾皆哭，曰：「願盡死力，不敢言賞！」李抱真告急於朝，詔馬燧將步騎二萬與抱真討悅，又遣李晟將神策兵與之俱；又詔幽州留後朱滔討惟岳。燧等軍未出險，先遣使持書諭悅，為好語。

悅謂燧畏之，不設備，又與抱真合兵八萬，東下壺關，軍於邯鄲，擊悅支軍，破之。悅方急攻臨洺，分李惟岳兵五千助楊朝光。明日，燧等進攻朝光柵，悅將萬餘人救之，燧命大將李自良等御之於雙岡，令之曰：「悅得過，必斬爾！」自良等力戰，悅軍卻。燧推火車焚朝光柵，斬朝光，獲首虜五千餘級。居五日，燧等進軍至臨洺，悅悉眾力戰，凡百餘合，悅兵大敗，斬首萬餘級。悅引兵夜遁，邢州圍亦解。

時平盧節度使李正己已薨，子納秘之，擅領軍務。悅求救於納及李惟岳，納遣大將衛俊將兵萬人，惟岳遣兵三千人救之。悅收合散卒，得二萬餘人，軍於洹水；淄青軍其東，成德軍其西，首尾相應。馬燧帥諸軍進屯鄴，奏求河陽兵自助；詔河陽節度使李艽將兵會之。

八月，李納始發喪，奏請襲父位，上不許。

梁崇義發兵至江陵，至四望，大敗而歸，乃收兵襄、鄧。李希烈引軍循漢而上，與諸道兵會；崇義遣其將翟暉、杜少誠逆戰於蠻水，希烈大破之；追至疏口，又破之。二將請降，希烈使將其眾先入襄陽慰諭軍民。崇義閉城拒守，守者開門爭出，不可禁。崇義與妻赴井死，傳首京師。

范陽節度使朱滔將討李惟岳，軍於莫州。張孝忠將精兵八千守易州，滔遣判官蔡雄說孝忠曰：「惟岳乳臭兒，敢拒朝命；今昭義、河東軍已破田悅，淮寧李僕射克襄陽，計河南諸軍，朝夕北向，恆、魏之亡，可佇立而須也。使君誠能首舉易州以歸朝廷，則破惟岳之功自使君始，此轉禍為福之策也。」孝忠然之，遣牙官程華詣滔，遣錄事參軍董稹奉表詣闕，滔又上表薦之。上悅。九月，辛酉，以孝忠為成德節度使。命惟岳護喪歸朝，惟岳不從。孝忠德滔，為子茂和娶滔女，深相結。

壬戌，加李希烈同平章事。

初，李希烈請討梁崇義，上對朝士亟稱其忠。黜陟使李承自淮西還，言於上曰：「希烈必立微功；但恐有功之後，偃蹇不臣，更煩朝廷用兵耳。」上不以為然。希烈既得襄陽，遂據之為己有，上乃思承言。時承為河中尹，甲子，以承為山南東道節度使。上欲以禁兵送上，承請單騎赴鎮。至襄陽，希烈置之外館，迫脅萬方，承誓死不屈，希烈乃大掠闔境所有而去。承治之期年，軍府稍完。希烈留牙將於襄州，守其所掠財，由是數有使者往來。承亦遣其腹心臧叔雅往來許、蔡，厚結希烈腹心周曾等，與之陰圖希烈。

初，蕭嵩家廟臨曲江，玄宗以娛游之地，非神靈所宅，命徙之。楊炎為相，惡京兆尹嚴郢，左遷大理卿。盧杞欲陷炎，引郢為御史大夫。先是，炎將營家廟，有宅在東都，憑河南尹趙惠伯賣之，惠伯買以為官廨，郢按之，以為有羨利。杞召大理正田晉議法，晉以為：「律，監臨官市買有羨利，以乞取論，當奪官。」杞怒，貶晉衡州司馬。更召它吏議法，以為：「監主自盜，罪當絞。」炎廟正直蕭嵩廟地，杞因譖炎，云「茲地有王氣，故玄宗令嵩徙之。炎有異志，故於其地建廟。」冬，十月，乙未，炎自左僕射貶崖州司馬。遣中使護送，未至崖州百里，縊殺之。惠伯自河中尹貶費州多田尉。尋亦殺之。

辛丑，冊太子妃蕭氏。

癸卯，祫太廟。先是，太祖既正東向之位，獻、懿二祖皆藏西夾室，不饗。至是，復奉獻祖東向而饗之。

徐州刺史李洧，正己之從父兄也。李納寇宋州，彭城令太原白季庚說洧舉州歸國。洧從之，遣攝巡官崔程奉表詣闕，且使口奏，並白宰相，以「徐州不能獨抗納，乞領徐、海、沂三州觀察使，況海、沂二州，今皆為納有。洧與刺史王涉、馬萬通素有約，苟得朝廷詔書，必能成功。」程自外來，以為宰相一也，先白張鎰，鎰以告盧杞。杞怒其不先白己，不從其請。戊申，加洧御史大夫，充招諭使。

十一月，戊午，以永樂公主適檢校比部郎中田華，上不欲違先志故也。

蜀王傀，更名遂。

辛酉，宣武節度使劉洽，神策都知兵馬使曲環，滑州刺史襄平李澄，朔方大將唐朝臣，大破淄青、魏博之兵於徐州。

先是，李納遣其將王溫會魏博將信都崇慶共攻徐州，李洧遣牙官溫人王智興詣闕告急。智興善走，不五日而至。上為之發朔方兵五千人，以朝臣將之，與洽、環、澄共救之。時朔方軍資裝不至，旗服弊惡。宣武人嗤之曰：「乞子能破賊乎！」朝臣以其言激怒士卒，且曰：「都統有令，先破賊營者，營中物悉與之。」士皆憤怒爭奮。

崇慶、溫攻彭城，二旬不能下，請益兵於納。納遣其將石隱金將萬人助之，與劉洽等相

拒於七里溝。日向暮，洽引軍稍卻。朔方馬軍使楊朝晟言於唐朝臣曰：「公以步兵負山而陳，以待兩軍。我以騎兵伏於山曲，賊見懸軍勢孤，必搏之。我以伏兵絕其腰，必敗之。」朝臣從之。崇慶等果將騎二千逾橋而西，追擊官軍，伏兵發，橫擊之。崇慶等兵中斷，狼狽而返，阻橋以拒官軍。其兵有爭橋不得，涉水而度者。朝晟指之曰：「彼可涉，吾何為不涉！」遂涉水擊，據橋者皆走，崇慶等兵大潰。洽等乘之，斬首八千級，溺死過半。朔方軍士盡得其輜重，旗服鮮華，乃謂宣武人曰：「乞子之功，孰與宋多？」宣武人皆慚。官軍乘勝逐北，至徐州城下，魏博、淄青軍解圍走，江、淮漕運始通。

己巳，詔削李惟岳官爵；募所部降者，赦而賞之。

甲申，淮南節度使陳少游遣兵擊海州，其刺史王涉以州降。十二月，李納密州刺史馬萬通乞降；丁酉，以為密州刺史。

崔漢衡至吐蕃，贊普以敕書稱貢獻及賜，全以臣禮見處。又，雲州之西，當以賀蘭山為境，邀漢衡更請之。丁未，漢衡遣判官與吐蕃使者入奏。上為之改敕書、境土，皆如其請。

加馬燧魏博招討使。

德宗神武聖文皇帝二建中三年（壬戌，公元七八二年）

春，正月，河陽節度使李芃引兵逼衛州，田悅守將任履虛詐降，既而復叛。

馬燧等諸軍屯於漳濱。田悅遣其將王光進築月城以守長橋，諸軍不得渡。燧以鐵鎖連車數百乘，實以土囊，塞其下流，水淺，諸軍涉渡。時軍中乏糧，悅等深壁不戰。燧命諸軍持十日糧，進屯倉口，與悅夾洹水而軍。李抱真、李芃問曰：「糧少而深入，何也？」燧曰：「糧少則利速戰，今三鎮連兵不戰，欲以老我師。我若分軍擊其左右，悅必救之，則我腹背受敵，戰必不利。故進軍逼悅，所謂攻其所必救也。彼苟出戰，必為諸君破之。」乃為三橋逾洹水，日往挑戰，悅不出。燧令諸軍夜半起食，潛師循洹水直趨魏州，令曰：「賊至，則止為陳。」留百騎擊鼓鳴角於營中，仍抱薪持火，俟諸軍畢，則止鼓角匿其旁。伺悅軍畢渡，焚其橋。軍行十里所，悅聞之，帥淄青、成德步騎四萬逾橋掩其後，乘風縱火，鼓噪而進。燧按兵不動，先除其前草莽百步為戰場，結陳以待之，募勇士五千餘人為前列。悅軍至，火止，氣衰，燧縱岳擊之，悅軍大敗。神策、昭義、河陽

軍小卻，見河東軍捷，還鬥，又破之。追奔至，三橋已焚，悅軍亂，赴水溺死不可勝紀，斬首二萬餘級，捕虜三千餘人，屍相枕藉三十餘里。

悅收餘兵千餘人走魏州。馬燧與李抱真不協，頓兵平邑浮圖，遷延不進。悅夜至南郭，大將李長春閉關不內，以俟官軍，久之，天且明，長春乃開門納之。悅殺長春，嬰城拒守。城中士卒不滿數千，死者親戚，號哭滿街。悅憂懼，乃持佩刀，乘馬立府門外，悉集軍民，流涕言曰：「悅不肖，蒙淄青、成德二丈人大恩，不量其力，輒拒朝命，喪敗至此，使士大夫肝腦塗地，皆悅之罪也。悅有老母，不能自殺，願諸公以此刀斷悅首，提出城降馬僕射，自取富貴，無為與悅俱死也！」因從馬上自投地。將士爭前抱持悅曰：「尚書舉兵徇義，非私己也。一勝一負，兵家之常。某輩累世受恩，何忍聞此！願奉尚書一戰，不勝則以死繼之。」悅曰：「諸公不以悅喪敗而棄之，悅雖死，敢忘厚意於地下！」乃與諸將各斷髮，約為兄弟，誓同生死。悉出府庫所有及斂富民之財，得百餘萬，以賞士卒，眾心始定。復召貝州刺史刑曹俊，使之整部伍，繕守備，軍勢復振。李納軍於濮陽，為河南軍所逼，奔還濮州，征援兵於魏州。田悅遣軍使符璘將三百騎送之，璘父令奇謂璘曰：「吾老矣，歷觀安、史輩叛亂者，今皆安在！田氏能久乎！汝因此棄逆從順，是汝揚父名於後世也。」嚙臂而別。璘遂與其副李瑤帥眾降於馬燧。悅收族其家，令奇慢罵而死。瑤父再春以博州降，悅從兄昂以洺州降，王光進以長橋降。悅入城旬餘日，馬燧等諸軍始至城下，攻之，不克。

丙寅，李惟岳遣兵與孟祐守束鹿，朱滔、張孝忠攻拔之，進圍深州。惟岳憂懼，掌書記邵真復說惟岳，密為表，先遣弟惟簡入朝；然後誅諸將之不從命者，身自入朝，使妻父冀州刺史鄭詵權知節度事，以待朝命。惟簡既行，孟祐知其謀，密遣告田悅。悅大怒，使衙官扈岌往見惟岳，讓之曰：「尚書舉兵，正為大夫求旌節耳，非為己也。今大夫乃信邵真之言，遣弟奉表，悉以反逆之罪歸尚書，自求雪身，尚書何負於大夫而至此邪！若相為斬邵真，則相待如初；不然，當與大夫絕矣。」判官畢華言於惟岳曰：「田尚書以大夫之故陷身重圍，大夫一旦負之，不義甚矣。且魏博、淄青兵強食富，足抗天下，事未可知，奈何遽為二三之計乎！」惟岳素怯，不能守前計，乃引邵真，對扈岌斬之。發成德兵萬人，與孟祐俱圍束鹿。丙寅，朱滔、張孝忠與戰於束鹿城下，惟岳大敗，燒營而遁。兵馬使王武俊為左右所構，惟岳疑之，惜其才，未忍除也。束鹿之戰，使武俊為前鋒，私自謀曰：「我破朱滔，則惟岳軍勢大振，歸，殺我必矣。」故戰不甚力而敗。

朱滔欲乘勝攻恆州，張孝忠引兵西北，軍於義豐。滔大驚，孝忠將佐皆怪之，孝忠曰：「恆州宿將尚多，未易可輕。迫之則並力死鬥，緩之則自相圖。諸君第觀之，吾軍義豐，

坐待惟岳之殄滅耳。且朱司徒言大而識淺，可與共始，難與共終也！」於是滔亦屯束鹿，不敢進。

惟岳將康日知以趙州歸國，惟岳益疑王武俊，武俊甚懼。或謂惟岳曰：「先相公委腹心於武俊，使之輔佐大夫，又有骨肉之親。武俊勇冠三軍，今危難之際，復加猜阻。若無武俊，欲使誰為大夫卻敵乎！」惟岳以為然，乃使步軍使衛常寧與武俊共擊趙州，又使王士真將兵宿府中以自衛。

癸未，蜀王遂更名溯。

淮南節度使陳少游拔海、密二州，李納復攻陷之。

王武俊既出恆州，謂衛常寧曰：「武俊今幸出虎口，不復歸矣！當北歸張尚書。」常寧曰：「大夫闇弱，信任左右，觀其勢終為朱滔所滅。今天子有詔，得大夫首者，以其官爵與之。中丞素為眾所服，與其出亡，曷若倒戈以取大夫，轉禍為福，特反掌耳。事苟不捷，歸張尚書，未晚也。」武俊深以為然。會惟岳使要藉謝遵至趙州城下，武俊引遵同謀取惟岳。遵還，密告王士真。閏月，甲辰，武俊、常寧自趙州引兵還襲惟岳。遵與士真矯惟岳命，啟城門納之。黎明，武俊帥數百騎突入府門。士真應之於內，殺十餘人。武俊令曰：「大夫叛逆，將士歸順，敢違拒者族！」眾莫敢動。遂執惟岳，收鄭詵、畢華、王它奴等，皆殺之。武俊以惟岳舊使之子，欲生送之長安。常寧曰：「彼見天子，將復以叛逆之罪歸咎於中丞。」乃縊殺之，傳首京師。深州刺史楊榮國，惟岳姊夫也，降於朱滔，滔使復其位。

復榷天下酒，惟西京不榷。

二月，戊午，李惟岳所署定州刺史楊政義降。時河北略定，惟魏州未下。河南諸軍攻李納於濮州，納勢日蹙。朝廷謂天下不日可平。甲子，以張孝忠為易、定、滄三州節度使，王武俊為恆冀都團練觀察使，康日知為深趙都團練觀察使，以德、林二州隸朱滔，令還鎮。滔固請深州，不許，由是怨望，留屯深州。王武俊素輕張孝忠，自以手誅李惟岳，功在康日知上，而孝忠為節度使，己與康日知俱為都團練使，又失趙、定二州，亦不悅。又詔以糧三千石給朱滔，馬五百匹給馬燧。武俊以為朝廷不欲使故人為節度使，魏博既下，必取恆冀，故先分其糧馬以弱之，疑，未肯奉詔。

田悅聞之，遣判官王侑、許士則間道至深州，說朱滔曰：「司徒奉詔討李惟岳，旬朔之間，拔束鹿，下深州，惟岳勢蹙，故王大夫因司徒勝勢，得以梟惟岳之首，此皆司徒之功也。又天子明下詔書，令司徒得惟岳城邑，皆隸本鎮。今乃割深州以與日知，是自棄其信也。且今上志欲掃清河朔，不使蕃鎮承襲，將悉以文臣代武臣。魏亡，則燕、趙為之次矣；若魏存，則燕、趙無患。然則司徒果有意矜魏博之危而救之，非徒得存亡繼絕之義，亦子孫萬世之利也。」又許以貝州賂滔。滔素有異志，聞之，大喜，即遣王侑歸報魏州，使將士知有外援，各自堅。又遣判官王郅與許士則俱詣恆州，說王武俊曰：「大夫出萬死之計，誅逆首，拔亂根，康日知不出趙州，豈得與大夫同日論功！而朝廷褒賞略同，誰不為大夫憤邑者！今又聞有詔支糧馬與鄰道，朝廷之意，蓋以大夫善戰無敵，恐為後患，先欲貧弱軍府，俟平魏之日，使馬僕射北首，朱司徒南向，共相滅耳。朱司徒亦不敢自保，使郅等效愚計，欲與大夫共救田尚書而存之。大夫自留糧馬以供軍；朱司徒不欲以深州與康日知，願以與大夫，請早定刺史以守之。三鎮連後，若耳目手足之相救，則它日永無患矣！」武俊亦喜，許諾，即遣判官王巨源使於滔，且令知深州事，相與刻日舉兵南向。滔又遣人說張孝忠，孝忠不從。

宣武節度使劉洽攻李納於濮州，克其外城。納於城上涕泣求自新，李勉又遣人說之。癸卯，納遣其判官房說以其母弟經及子成務入見。會中使宋鳳朝稱納勢窮蹙，不可捨，上乃因說等於禁中，納遂歸鄆州，復與田悅等合。朝廷以納勢未衰，三月，乙未，始以徐州刺史李洧兼徐、海、沂都團練觀察使，海、沂已為納所據，洧競無所得。

李納之初反也，其所署德州刺史李西華備守甚嚴，都虞候李士真密毀西華於納，納召西華還府，以士真代之。士真又以詐召棣州刺史李長卿，長卿過德州，士真劫之，與同歸國。夏，四月，戊午，以士真、長卿為二州刺史。士真求援於朱滔，滔已有異志，遣大將李濟時將三千人聲言助士真守德州，且召士真詣深州議軍事，至則留之，使濟時領州事。

庚申，吐蕃歸羸日所俘掠兵民八百人。

上遣中使發盧龍、恆冀、易定兵萬人詣魏州討田悅。王武俊不受詔，執使者送朱滔。滔言於眾曰：「將士有功者，吾奏求官勳，皆不遂。今欲與諸君敕裝共趨魏州，擊破馬燧以取溫飽，何如？」皆不應。三問，乃曰：「幽州之人，自安、史之反，從而南者無一人得還，今其遺人痛入骨髓。況太尉、司徒皆受國寵榮，將士亦各蒙官勳，誠且願保目前，不敢復有僥冀。」滔默然而罷。乃誅大將數十人，厚撫循其士卒。康日知聞其謀，

以告馬燧，燧以聞。上以魏州未下，王武俊復叛，力未能制滔。壬戌，賜滔爵通義郡王，冀以安之。滔反謀益甚，分兵營於趙州以逼康日知，以深州授王巨源。武俊以其子士真為恆、冀、深三州留後，將兵圍趙州。

涿州刺史劉怦與滔同縣人，其母，滔之姑也，滔使知幽州留後，聞滔欲救田悅，以書諫之曰：「今昌平故里，朝廷改為太尉鄉、司徒裡，此亦大夫不朽之名也。但以忠順自持，則事無不濟。竊思近日務大樂戰，不顧成敗而家滅身屠者，安、史是也。怦忝密親，默而無告，是負重知。惟司徒圖之，無貽後悔。」滔雖不用其言，亦嘉其盡忠，卒無疑貳。

滔將起兵，恐張孝忠為後患，復遣牙官蔡雄往說之。孝忠曰：「昔者司徒發幽州，遣人語孝忠曰：『李惟岳負恩為逆』，謂孝忠歸國即為忠臣。孝忠性直，用司徒之教。今既為忠臣矣，不復助逆也。且孝忠與武俊皆出夷落，深知其心最喜翻覆。司徒勿忘鄙言，它日必相念矣！」雄復欲以巧辭說之，孝忠怒，欲執送京師。雄懼，逃歸。滔乃使劉怦將兵屯要害以備之。孝忠完城礪兵，獨居強寇之間，莫之能屈。滔將步騎二萬五千發深州，至束鹿。詰旦將行，吹角未畢，士卒忽大亂，喧噪曰：「天子令司徒歸幽州，奈何違敕南救田悅！」滔大懼，走入驛後堂避匿。蔡雄與兵馬使宗頊等矯謂士卒曰：「汝輩勿喧，聽司徒傳令。」眾稍止。雄又曰：「司徒將發范陽，恩旨令得李惟岳州縣即有之，司徒以幽州少絲纊，故與汝曹竭力血戰以取深州，冀得其絲纊以寬汝曹賦率，不意國家無信，復以深州與康日知。又，朝廷以汝曹有功，賜絹人十匹，至魏州西境，盡為馬僕射所奪。司徒但處范陽，富貴足矣，今茲南行，乃為汝曹，非自為也。汝曹不欲南行，任自歸北，何用喧悖，乖失軍禮！」眾聞言，不知所為，乃曰：「敕使何得不為軍士守護賞物！」遂入敕使院，擘裂殺之。又呼曰：「雖知司徒此行為士卒，終不如且奉詔歸鎮。」雄曰：「然則汝曹各還部伍，詰朝復往深州，休息數日，相與歸鎮耳。」眾然後定。滔即引軍還深州，密令諸將訪察唱率為亂者，得二百餘人，悉斬之，餘眾股慄。乃復舉兵而南，眾莫敢前卻。進，取寧晉，留屯以待王武俊。武俊將步騎萬五千取元氏，東趣寧晉。

武俊之始誅李惟岳也，遣判官孟華入見。上問以河朔利害，華性忠直，有才略，應對慷慨。上悅，以為恆冀團練副使。會武俊與朱滔有異謀，上遽遣華歸諭旨。華至，武俊已出師，華諫曰：「聖意於大夫甚厚，苟盡忠義，何患官爵之不崇，土地之不廣，不日天子必移康中丞於它鎮，深、趙終為大夫之有，何苦遽自同於逆亂乎！異日無成，悔之何及！」華屬在李寶臣幕府，以直道已為同列所忌，至是為副使，同列尤疾之，言於武俊曰：「華以軍中陰事奏天子，請為內應，故得超遷。是將覆大夫之軍，大夫宜備之。」

武俊以其舊人，不忍殺，奪職，使歸私第。

田悅恃援兵將至，遣其將康愔萬餘人出城西，與馬燧等戰於御河上，大敗而還。

時兩河用兵，月費百餘萬緡，府庫不支數月。太常博士韋都賓、陳京建議，以為：「貨利所聚，皆在富商，請括富商錢，出萬緡者，借其餘以供軍。計天下不過借一二千商，則數年之用足矣。」上從之。甲子，詔借商人錢，令度支條上。判度支杜佑大索長安中商賈所有貨，意其不實，輒加搒捶。帛粟麥者，皆借四分之一，封其櫃窖。百姓為之罷市，相帥遮宰相馬自訴，以千萬數。盧杞始慰諭之，勢不可遏，乃疾驅自他道歸。計並借商所得，才二百萬緡，人已竭矣。京，叔明之五世孫也。

甲戌，以昭義節度副使、磁州刺史盧玄卿為洺州刺史兼魏博招討副使。

初，李抱真為澤潞節度使，馬燧領河陽三城。抱真欲殺懷州刺史楊鉷，鉷奔燧。燧納之，且奏其無罪，抱真怒。及同討田悅，數以事相恨望，二人怨隙遂深，不復相見。由是諸軍逗撓，久無成功，上數遣中使和解之。及王武俊逼趙州，抱真分麾下二千人戍邢州，燧大怒曰：「餘賊未除，宜相與戮力，乃分兵自守其地，我寧得獨戰邪！」欲引兵歸。李晟說燧曰：「李尚書以邢、趙連壤，分兵守之，誠未有害。今公遽自引去，眾謂公何！」燧悅，乃單騎造抱真壘，相與釋憾結歡。會洺州刺史田昂請入朝，燧奏以洺州隸抱真，請玄卿為刺史，兼充招討之副。李晟軍先隸抱真，又請兼隸燧，以示協和。上皆從之。

盧龍節度行軍司馬蔡廷玉惡判官鄭雲逵，言於朱泚，奏貶莫州參軍。雲逵妻，朱滔之女也，滔復奏為掌書記。雲逵深構廷玉於滔，廷玉又與檢校大理少卿朱體微言於泚曰：「滔在幽鎮，事多專擅，其性非長者，不可以兵權付之。」滔知之，大怒，數與泚書，請殺二人者，泚不從。由是兄弟頗有隙。及滔拒命，上欲歸罪於廷玉等以悅滔，甲子，貶廷玉柳州司戶，體微萬州南浦尉。

宣武節度使劉洽攻李納之濮陽，降其守將高彥昭。

朱滔遣人以蠟書置髻中遺朱泚，欲與同反。馬燧獲之，並使者送長安，泚不之知。上驛召泚於鳳翔，至，以蠟書並使者示之，泚惶恐頓首請罪。上曰：「相去千里，初不同謀，非卿之罪也。」因留之長安私第，賜名園、腴田、錦彩、金銀甚厚，以安其意；其幽州、盧龍節度、太尉、中書令並如故。

上以幽州兵在鳳翔，思得重臣代之。盧杞忌張鎰忠直，為上所重，欲出之於外，己得專總朝政，乃對曰：「朱泚名位素崇，鳳翔將校班秩已高，非宰相信臣，無以鎮撫，臣請自行。」上俯首未言，□已又曰：「陛下必以臣貌寢，不為三軍所伏，固惟陛下神算。」上乃顧鎰曰：「才兼文武，望重內外，無以易卿。」鎰知為杞所排而無辭以免，因再拜受命。戊寅，以鎰兼鳳翔尹、隴右節度等使。

初，盧杞與御史大夫嚴郢共構楊炎、趙惠伯之獄，炎死，杞復忌郢。會蔡廷玉等貶官，殿中侍御史鄭詹誤遞文符至昭應送之，廷玉等行已至藍田，召還而東，廷玉等以為執己送朱滔，至靈寶西，赴河死。上聞之，駭異，盧杞因奏：「朱泚必疑以為詔旨，請遣三司使案詹。」又言：「御史所為，必稟大夫，請並郢案之。」獄未具，壬午，杞奏杖殺詹於京兆府；貶郢費州刺史，卒於貶所。

上初即位，崔祐甫為相，務崇寬大，故當時政聲藹然，以為有貞觀之風。及盧杞為相，知上性多忌，因以疑似離間群臣，始勸上以嚴刻御下，中外失望。

淮南節度使陳少游奏，本道稅錢每千請增二百。五月，丙戌，詔增它道稅錢皆如淮南；又鹽每斗價皆增百錢。

朱滔、王武俊自寧晉南救魏州，辛卯，詔朔方節度使李懷光將朔方及神策步騎萬五千人東討田悅，且拒滔等。滔行至宗城，掌書記鄭雲逵、參謀田景仙棄滔來降。

丁酉，加河東節度使馬燧同平章事。

辛亥，置義武軍節度於定州，以易、定、滄三州隸之。張光晟之殺突董也，上欲遂絕回紇，召冊可汗使源休還太原。久之，乃復遣休送突董及翳密施、大、小梅錄等四喪還其國，可汗遣其宰相頡子思迦等迎之。頡子思迦坐大帳，立休等於帳前雪中，詰以殺突董之狀，欲殺者數四，供待甚薄。留五十餘日，乃得歸。可汗使人謂之曰：「國人皆欲殺汝以償怨，我意則不然。汝國已殺突董等，我又殺汝，如以血洗血，污益甚耳！今吾以水洗血，不亦善乎！唐負我馬直絹百八十萬匹，當速歸之。」遣其散支將軍康赤心隨休入見，休竟不得見可汗而還。六月，己卯，至長安，詔以帛十萬匹、金銀十萬兩償其馬直。休有口辯，盧杞恐其見上得幸，乘其未至，先除光祿卿。

朱滔、王武俊軍至魏州，田悅具牛酒出迎，魏人歡呼動地。滔營於愜山，是日，李懷光軍亦至，馬燧等盛軍容迎之。滔以為襲己，遽出陳。懷光勇而無謀，欲乘其營壘未就擊之。燧請且休將士，觀釁而動，懷光曰：「彼營壘既立，將為後患，此時不可失也。」遂擊滔於愜山之西，殺步卒千餘人，滔軍崩沮。懷光按轡觀之，有喜色。士卒爭入滔營取寶貨，王武俊引二千騎橫衝懷光軍，軍分為二。滔引後繼之，官軍大敗，蹙入永濟渠溺死者不可勝數，人相蹈藉，其積如山，水為之不流，馬燧等各收軍保壘。是夕，滔等堰永濟渠入王莽故河，絕官軍糧道及歸路。明日，水深三尺餘。馬燧懼，遣使卑辭謝滔，求與諸節度歸本道，奏天子，請以河北事委五郎處之。滔欲許之，王武俊以為不可。滔不從。秋七月，燧與諸軍涉水而西，退保魏縣以拒滔，滔乃謝武俊，武俊由是恨滔。後數日，滔等亦引兵營魏縣東南，與官軍隔水相拒。

李納求援於滔等，滔遣魏博兵馬使信都承慶將兵助之。納攻宋州，不克，遣兵馬使李克信、李欽遙戍濮陽、南華以拒劉洽。

甲辰，以淮寧節度使李希烈兼平盧、淄青、兗鄆、登萊、齊州節度使，討李納。又以河東節度使馬燧兼魏博、澶相節度使。加朔方、邠寧節度使李懷光同平章事。

神策行營招討使李晟請以所將兵北解趙州之圍，與張孝忠合勢圖范陽，上許之，晟自魏州引兵北趨趙州，王士真解圍去。晟留趙州三日，與孝忠合兵北略恆州。

演州司馬李孟秋舉兵反，自稱安南節度使。安南都護輔良交討斬之。

八月，丁未，置汴東、西水陸運、兩稅、鹽鐵使二人，度支總其大要而已。

辛酉，以涇原留後姚令言為節度使。

盧杞惡太子太師顏真卿，欲出之於外。真卿謂杞曰：「先中丞傳首至平原，真卿以舌舐面血。今相公忍不相容乎！」杞矍然起拜，然恨之益甚。

九月，癸卯，殿中少監崔漢衡自吐蕃歸，贊普遣其臣區頰贊隨漢衡入見。冬，十月，辛亥，以湖南觀察使曹王皋為江南西道節度使。皋至洪州，悉集將佐，簡閱其才，得牙將伊慎、王鍔等，擢為大將，引荊襄判官許孟容置幕府。慎，兗州人；孟容，長安人也。慎常從李希烈討梁崇義，希烈愛其才，欲留之，慎逃歸。希烈聞皋用慎，恐為己患，遣

慎七屬甲，詐為復書，墜之境上。上聞之，遣中使即軍中斬慎，皋為之論雪；未報。會江賊三千餘眾入寇，皋遣慎擊賊自贖；慎擊破之，斬首數百級而還，由是得免。

盧杞秉政，知上必更立相，恐其分己權，乘間薦吏部侍郎關播儒厚，可以鎮風俗。丙辰，以播為中書侍郎、同平章事。政事皆決於杞，播等斂衽無所可否。上嘗從容與宰相論事，播意有所不可，起立欲言，杞目之而止。還至中書，杞謂播曰：「以足下端愨少言，故相引至此，鄙者奈何發口欲言邪！」播自是不復敢言。

戊辰，遣都官員外郎河中樊澤使於吐蕃，告以結盟之期。

丙子，肅王詳薨。

十一月，己卯朔，加淮南節度使陳少游同平章事。

田悅德朱滔之救，與王武俊議奉滔為主，稱臣事之，滔不可，曰：「悃山之捷，皆大夫二兄之力，滔何敢獨居尊位！」於是幽州判官李子千、恆冀判官鄭濡等共議：「請與鄆州李大夫為四國，俱稱王而不改年號，如昔諸侯奉周家正朔。築壇同盟，有不如約者，眾共伐之。不然，豈得常為叛臣，茫然無主，用兵既無名，有功無官爵為賞，使將吏何所依歸乎！」滔等皆以為然。滔乃自稱冀王，田悅稱魏王，王武俊稱趙王，仍請李納稱齊王。是日，滔等築壇於軍中，告天而受之。滔為盟主，稱孤；武俊、悅、納稱寡人。所居堂曰殿，處分曰令，群下上書曰箋，妻曰妃，長子曰世子。各以其所治州為府，置留守兼元帥，以軍政委之；又置東西曹，視門下、中書省；左右內史，視侍中、中書令；餘官皆仿天朝而易其名。

武俊以孟華為司禮尚書，華竟不受，嘔血死。以兵馬使衛常寧為內史監，委以軍事。常寧謀殺武俊，武俊腰斬之。武俊遣其將張終葵寇趙州，康日知擊斬之。

李希烈帥所部兵三萬徙鎮許州，遣所親詣李納，與謀共襲汴州。遣使告李勉，云已兼領淄青，欲假道之官。勉為之治橋、具饌以待之，而嚴為之備。希烈竟不至，又密與朱滔等交通，納亦數遣遊兵渡汴以迎希烈。由是東南轉輸者皆不敢由汴渠，自蔡水而上。

十二月，丁丑，李希烈自稱天下都元帥、太尉、建興王。時朱滔等與官軍相拒累月，官軍有度支饋糧，諸道益兵，而滔與王武俊孤軍深入，專仰給於田悅，客主日益困弊。聞

李希烈軍勢甚盛，頗怨望，乃相與謀遣使詣許州，勸希烈稱帝，希烈由是自稱天下都元帥。

司天少監徐承嗣請更造《建中正元曆》；從之。

此北宋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